



桂花的力量

■ 安徽池州 赵柒斤

小时候，邻居曹大伯家后院有一株老桂树，树皮苍老如铁，树干刚好一人合抱，硕大的树冠伸展开去，荫蔽着大半个院落。每至深秋，抬首仰望，那星星点点隐于叶中的金色蚁样小花和从树隙间飘散的香气，顿时让人置身于一个香喷喷的世界。曹大伯说，这棵是金桂，桂树中的极品，香味最醇浓。曹大伯呷一口茶继续“吹”，人们喜欢当庭栽桂，寄托着吉祥如意、兴旺发达的愿望，年轻男女谈情说爱，折桂相赠，表示爱慕日深、永结友好；桂花可赏可食可用，既可作食物香料、化妆香精，也能入药驱病强身，更重要的是，桂花还是原生态杀虫除草剂……曹大伯俨然是桂花通。这是我最早接触的桂花常识，打那时起，桂花的美好形象便深深印刻心间。

其实，古往今来，桂花深受人们喜爱，赞美她的诗文歌赋车载斗量。桂花也叫木犀，我国栽培历史非常悠久。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提到了皋涂之山多桂木；屈原《九歌》有“援北斗兮酌桂浆，辛夷车兮结桂旗”之句；《吕氏春秋》盛赞：“物之美者，招摇之桂。”；东汉袁康等辑录的《越绝书》载有计倪答越王之话语：“桂实生桂，桐实生桐”……桂花属观赏芳香植物，除金桂外，尚有银桂、月桂、丹桂、柴桂、四季桂等诸多品种，各显其色，且各地称呼也不相同。在民间，桂花还有“仙客”之雅称，其花语是崇高、贞洁、荣誉、友好和吉祥等的象征，“桂冠”成了“光荣称号”的代名词，“折桂”是“金榜题名”的象征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堪

称“桂粉”，他常以桂自喻：“独占小山幽，不容凡鸟宿。”宋之问誉桂花为“天香”：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”。宋代诗人吕声之更是对桂花“独占鳌头开三季”推崇备至：“独占三秋压众芳，何咏橘绿与橙黄。”

偷一日半闲，上桂园问桂讯、沐桂雨，一路红黄相间，星星点点，灼灼如霞，灿烂若缎，秋阳的精灵正饱满地缀枝头树间，以一个个完整的生命，毫无保留地向着大自然传播着，将诺大世界薰得香喷喷、甜丝丝的。漫步湿地公园人行步道，一阵阵浓烈而醇厚的桂香袭来之时，顺香望去，一棵粗壮的桂树葱绿、长长的叶子英武茁壮，万波丛中，依稀露出或浅红或红艳的花朵。近前观，只见叶子底下玲珑的花朵，几个几十个的簇拥成一堆堆一片片，密密层层挤着，贴在粗壮繁茂的枝桠，羞怯怯地展开纤纤花瓣，安宁地承受风抚雨沐。微风吹过，碧波翻卷，香浪滚滚，乍眼的丹桂以出众的红艳，一尘不染的晶莹、托着细细亮亮的水珠，悠悠展出天生丽质，叫人有种说不出的可亲可爱而不可亵玩的感动……

桂花不似无花果，敢于表现却不喧哗；也不像牡丹月季，善于惠人却不炫耀，桂花深知绿叶才能衬托蚂蚁小花的魅力、深知暗香才能阵阵叩动人的心窗、深知唯有以气质和风范出世才能长久的灿烂、恒远的辉煌。面对繁华的街道、摩天的高楼、忙碌的人群，一朵朵蚁样的桂花深知团结就是力量、就是气势，于是它们一个个精灵般紧抱一团、组成一个个严密的整体，织成一道道绚丽的风景，向世人诠释着一道通俗易懂的哲学命题：“团结就是力量”！

心有山水不染尘

■ 天津 秋石

江北的无为，因为长江，因为大别山余脉，形成阔大的山水。偏居一隅的昆山，百看不厌，受好友之约，再度光临。可是金秋的气候，出人意料的反常，气温火箭似的窜至35℃，起伏的山峦林带，瞬间变成了热浪滚滚的蒸笼，一行人心中有山水，哪管秋老虎呈威。车停至新华水库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四面青山聚拢，一泓清水横卧，秋水静如处子，无丝毫的波澜，只有山形翠竹的倒影，偶有一丝凉风，带来舒适和快感。有人立马打开镜头，选择角度，咔嚓咔嚓，就是一幅山水画。

临水而居，这是理想的居住地。水库北麓，一个叫程家院子的村庄，在炙热的阳光下，呈现勃勃生机，红瓦白墙，梯次排列。环水而建的木栈道，有仁仨俩的外客和休闲的村民，在来回溜达和踱步；新建的凉亭上，坐着几个呆萌的游客，他们指指点点，完全陶醉在山水的意境中；记忆和印象中，这是一个有些年头的古村落，老房子老巷，已经不见踪影，中国农村的蝶变效应，在这个山坳里的村庄，真真切切地呈现了。

继续向大山纵深推进，就是小有名气的新华村，一是寨基山，500多米，当年黄巢安营扎寨，留下蛛丝马迹，让人寻思古之幽情。二是摸一摸白茶的绿叶，嗅一嗅白茶的奇香，在层层叠叠的茶园中，倾听自然的呼吸。三是拜访王荷馨故居，王是戴安澜将军的遗孀，这个隐藏在山峦里名叫六房的自然村落，竟然藏龙卧虎，当年与一代黄埔才俊结为伉俪的王荷馨，应是一个琴棋书画、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，

戴王结婚，算是才子佳人、珠联璧合，王氏家族在当地是一方名门望族。可惜的是，王荷馨故居只剩一堵旧墙，青瓦覆脊，古韵犹存，仅存的一点遗风，让后来者睹物思人。六房村虽藏于深山老林，却格外引人注目，但见青山密蔽、溪水淙淙，不大的村庄，一幢幢漂亮的楼舍掩映于竹木浓阴之中，村中两棵几百年的榉树，似乎在默默诉说着岁月之沧桑，一棵依然郁郁葱葱，透出强劲的生命力；一棵已经枯死，不免让人遗憾。有人告诉我们，六房自然村是省级美丽乡村示范点，建有休闲场所、乡村大舞台，道路蜿蜒通畅，村民生活富庶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，让人刮目相看。

第二天，行走牛埠，仍然是罕见的高温天气，顶着炎炎烈日，祭拜了渡江烈士纪念碑，驱车直抵心仪已久的牛埠竹丝湖。牛埠是湖畈并举的农业乡镇，仲秋时节的田野，水稻金黄，杂交稻大多已经收割，留下一行行整齐的稻茬；粳稻这一块那一块的，已进入成熟期，一个丰收的年份，扑面而来。沿着弯弯的乡村水泥路，从白墙红瓦的村庄穿越而过，无为第一大湖——竹丝湖尽收眼底，烈日下的竹丝湖，水面平静，波光粼粼，对面的三公山，隐约着高大的背影，山水相依，水天一色，几丛芦苇，静立清澈的湖水中，几只鹭鸟从苇荡中翩然飞过，是画？是人间的仙境？请问一问山水，问一问美丽的大自然吧！

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云：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。”游山玩水的人，心有山水不染尘，是为大境界。

拾稻穗

■ 安徽肥西 凌泽泉

一根根横七竖八地躺在稻茬间的稻穗，就像失散的孩子在轻起的金风中，焦急地摇着枯黄的秸秆，闪动着晶亮的稻芒，等待一双微温的小手抱它们回家。

秋蝉的叫声愈来愈紧，一把把镰刀走进稻田的时候，稻穗是兴奋的，一层层金黄的稻浪扭腰、舒臂、侧耳、回眸，一缕缕稻香弥漫在田野上，也沉醉了农人的心房。

经历了发芽、抽叶、分蘖（ni è）、拔节，一棵棵秧苗澎湃成了少年的形象。站在水田里，顶着阵阵袭来的热浪，禾苗啖着晚霞，吮着夜露，迫不及待地在枝头扬花、灌浆、耕云种月，一粒粒青青的稻谷，不舍昼夜地汲取着土地赐予的玉液琼浆，好把自己锤炼成结实饱满的模样。

自打走进乍暖还寒的春水之中，这些单薄的秧苗就习惯了风雨雷电，也习惯了寒冷与酷热。熬过了无数个“水深火热”的日子，一路走来的它们，终于在田野之上，举起了金黄的稻穗，那份自豪与愉悦，连野花野草也起了妒心。

在农人的眼里，由青转黄的稻田装载的是未来一个个殷实的日子，是村庄屋顶上袅袅升腾的炊烟，这也是农人手握稻穗、眼中写满喜悦的缘由。

镰刀是稻穗的亲人。瓦蓝的天幕下，一束束稻子扑倒在镰刀的怀抱时，神情是那么的安详。最幸福的是，那锯齿形的刀刃已在稻香与草香中一次次沉醉。

收割后的稻田是寂寞的，尤其是在秋月当空的夜晚，秋风拂过，已听不见稻穗交头接耳的闲聊，也听不到秋虫在秸秆间此起彼伏地比赛歌喉。

冷冷的月光下，一根根被遗落的稻穗，沮丧地面对着一轮斜月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
趁着月光，农人将运回的稻把码成圆宝塔后，对一旁帮忙的孩子交代：明早到田里拾穗去。

踏着晨露，臂挎竹篮的孩子们走进了寂寞一夜的稻茬田。脚前，一根稻穗斜靠在稻茬上，头上插着金黄稻芒的一粒粒饱满的稻子，分明就像一个个高贵的王子。孩子们弯下腰来，以虔诚的鞠躬姿势，双手捧起沉甸甸的稻穗，轻轻地放进身旁的竹篮。此时，新一天的第一缕阳光正好来到尖尖的稻芒上。

披着霞光的孩子们在稻茬田里搜寻着，目光每与一根稻穗相碰，便闪出一道惊喜的亮光。那杂乱躺在稻茬田里的一根根稻穗，好像是在和孩子们玩捉迷藏，它们或躲在稻茬的背后探头张望，或头脚倒立竖成蜻蜓状，或把头插进稻茬中只露出细长的尾巴……孩子们雪亮着眼，每发现一根稻穗的身影，便大叫一声，然后张开双臂前去相迎。而每一根被寻着了了的稻穗，都万般情愿地成为孩子们小手中的俘虏。

有时老天也会变脸，一朵朵云低低地压下来，一阵阵突起的狂风也来捣乱，稻茬田里，孩子们紧紧捂住竹篮，生怕风顺便抢走刚抱回来的稻穗。突然，一道闪电撕碎乌云，躲在稻茬田里的稻芒，反射出夺目的亮光，孩子们兴奋地扑过去，抱起一根根顶着王冠的稻穗，将它们一一安放到竹篮之中。雨，噼噼啪啪地打在浅浅的稻茬上，孩子们冒雨穿梭在田里，抱起一根根浑身湿透的稻穗。那被雨濯洗过的稻芒依然闪着金光，那饱鼓鼓的稻粒里能隐约听到有雷声滚过。

生于乡间的孩子，自小就感知父辈对庄稼的挚爱、对粮食的珍视，也目睹了耕作的劳累和农事的繁忙，更懂得一粒粒稻谷来之不易。虽然年幼的孩子们无法亲自耕地耙田、肩挑背担，但对收获后的土地遗留下来的粮食，却怀有“惜物”之心。拾山芋、拾花生、拾麦穗、拾稻穗……拾的岂止是口中之粮，更是一种对粮食的珍惜、对土地的深情。如今，蜜罐里长大的孩子，已不大关心农事和农时，甚至认为花钱就能买到粮食，却不知道土地的给予也是有限的。

如若你爱着生活，当从珍惜一粒稻谷开始。如若你有空，请与我一道，走进金秋收获后的稻茬地，去体验一回拾稻穗的乐趣。

